

Nongtang Jiu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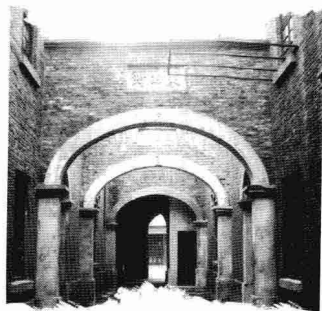
弄堂旧事

○方瑞英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Nongtang
Jiushi



○方瑞英 著

弄堂旧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弄堂旧事 / 方瑞英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309-07251-8

I.弄… II.方… III.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455 号

弄堂旧事

方瑞英 著

出品人 / 贺圣遂 责任编辑 / 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4 千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600

ISBN 978-7-309-07251-8/I·543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首摇篮曲的启迪(代序)

有一首摇篮曲，名为《三本书》：一本红书，一本黄书，一本蓝书。红书摆在蓝书上，蓝书摆在黄书上，黄书摆在红书上，三本书，三本书。在我们的子女幼小时，时常用这首摇篮曲诱导他们由咿呀吵闹，渐渐转入安静，进而入睡。因此《三本书》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尤其成为作者方瑞英难以忘却的美好梦幻——将来她要写三本书。

日出日落，斗转星移。作者对本职工作逐渐热爱起来，并且略有心得。为了提高核医学临床诊断质量，促进其操作的规范化，作者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拟编写一本核医学临床操作手册。为此，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她利用工作之余、节假日，查阅了大量的论文及专刊资料，经过分类，整理出几十万字的阅读笔记。实际上，这是一次深入学习与提高的过程，专业视野也扩展了。经过对笔记的梳理、加工，去粗取精，最后比原计划跨越了一大步，撰写出一本题材新颖、内容比较全面的《实用核医学显像技术》。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我国临床核医学技术工作者执笔编著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约三十万字，于1996年由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退休以后，对“三本书”的向往，始终萦怀在心，如影随行。她暗下决心：要写第二本书。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作者选择了以退休生活为主题的《退休——健康新旅程》一书的写作，以造福社会。该书从全新的视角，诠释了“退休”的深刻内涵，明确提出：退休不是“人生的退休”，而是人生的第二个起跑点。

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爱惜自己，就要珍惜健康。愉悦的心态、健康的身体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财富。

作者结合自己与亲友的生活实际，行文深入浅出，故事生动活泼，真实感人。这是一部有益于中老年人，尤其是刚刚退休者的小“百科全书”，集科学性、趣味性、实用性、前瞻性于一体，约二十万字，在2004年由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从孩提时起曾在上海老城厢生活三十余载，对于半个世纪之前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她热心公益，与邻里友善，思想活跃、富于联想。对于上海老城厢的见闻、风俗、人情世态等抱有真挚的割舍不断的情感，在心底里也积聚了大量的人与物的创作素材。加之要完成“三本书”夙愿的推动，在五年前作者又开始了新的，甚至是全新的笔耕生活。

在此之前，作者撰写的“两部书”的主要内容都与专业技术有关，其表达方式是以叙事为主，但是第三本书——《弄堂旧事》主要是写人，写情，写普通人群的生活及其交往。描写人的情感变化与心理活动，这需要抒情。据我所知，作者对此并不擅长，为了弥补上述不足，作者在此期间“边写边学”，勤于练笔。还阅读了大量的报刊与多部小说，从中吸取营养，寻求灵感的火花。此所谓学众家之长，补自己之短。

作者有一股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她对书稿进行了反复修改、润色，力求达意传神。

欣逢盛世，天道酬勤，八方支援，有梦成真。

值此作者第三本书《弄堂旧事》即将付梓之际，谨致热烈祝贺！

康殿邦

于2009年8月

目 录

· 弄堂旧事 ·	1
阿福弄堂口	2
二房东	6
迎娶与出嫁	10
宁波人家	15
一家有难 邻里相助	20
弄堂房子过街楼	23
小裁缝	28
老皮匠	32
离奇姻缘	36
烟纸店	40

张太太	43
两个舞女的命运	47
过年	53
洋女婿	58
矮婆婆	63
五十年代的接生车	66
腰鼓队	69
早恋	73
小大姐爱花	77
弄堂里来了电影放映队	81
· 吴家官官祖孙的希望 ·	85
· 跋 ·	216

弄堂旧事

上海的弄堂就好比是北京胡同，有其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标志性的地域风情。几乎每一个老上海人都有他的弄堂故事。本部分收录了二十篇弄堂故事，再现了上海弄堂特有的生活风情。

阿福弄堂口

我四岁到上海就住进老城厢的弄堂里。上海弄堂大多数都有看弄堂的人，亦叫管弄堂，他们在弄堂进口处，搭建一间小屋，一家人吃住都在这间小屋里。这间小房子既是住所，也是他们活动的大本营。

看弄堂除了负责保安之外，还要兼管弄堂的环境卫生。我们看弄堂的是一对老年夫妇，湖州人，男的叫阿福，六十出头，身材魁梧，腰背还很硬朗，讲话音量特高，带有粗粗的沙哑声。穿一身青布衣裤，剃平顶头，性格憨厚，十分勤劳。每天清晨，当大多数



居民尚在睡梦中，便已隐约听见阿福扫地的声音。扫完地，他再将堵塞在阴沟里、带有腥臭味的垃圾一点一点地挖出来，还要用铲子刮干净，那种“嚓嚓”的声响虽然很刺耳，但仍在床上的人都会屏气忍一忍，因为知道阿福接下来就会提一桶清水将地漏冲洗干净。这是阿福每天早起必做的两件事。

阿福生性和善，但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最使他恼火的是弄堂口放的那只盛泔脚木桶，这只大木桶专

供弄堂居民倒剩菜剩饭，每天有专人来收，阿福也可从中收取几个零用钱。可是有时傍晚各家正在吃夜饭时，会忽然听到阿福扯大嗓门发火，边说边骂，这时我妈总是说，又是谁做的缺德事，把垃圾倒在泔脚桶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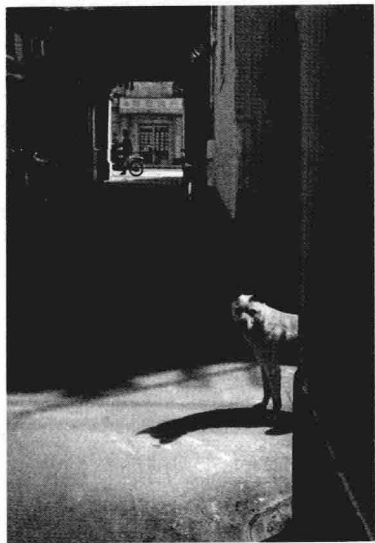
阿福娘子与阿福高大的身材相比，显得瘦小干瘪。但是她一年四季的穿着总是清清爽爽，有时脸上还擦点粉。阿福对她也是很体贴的，从来不让她干污活、重活。她只是帮阿福扫扫小弄堂。因为湖州人会翻丝棉，所以每年冬天来到之前，弄堂里的家庭主妇们纷纷拿出丝棉被或丝棉袄请阿福娘子重新翻一翻，翻新过的丝棉被更加蓬松暖和。阿福娘子干这项活挣来的钱归她所有，怪不得有人讲，阿福娘子是有私房钱的。

每月每户人家都要付给阿福看弄堂费，标准也是根据当时物价来定。到逢年过节，或娶媳妇、姑娘出嫁、生小孩子，还要发一个红包给阿福。他们夫妻俩对弄堂里的各户人家，了如指掌：姓什么，先生做什么事体，原籍那里，有几个小孩以及几代人等等，都十分清楚。即使是对各家的经济状况，也能从平时进进出出的穿着打扮或提进的菜篮子里知晓个大概。尤其是阿福娘子在与弄堂的阿婆及老伯伯看似无心的闲聊中或在扫地扫到灶间门口时，总能将所听到的闲言碎语汇集起来：三号的张先生调到某某洋行工作啦！七号里的刘先生公司关门失业了，十号里的吴先生在外面讨了小老婆等等。反正一条弄堂里有什么新闻是瞒不过她的。阿福娘子虽然喜欢管闲事，但是年过五十的她会察颜观色，很讨巧，所以弄堂里很多人愿意和她打招呼，有一次我二姐去广慈医院上班，经过弄堂口看见阿福娘子时，只听她自言自语地说：“方家二小姐蛮漂亮的”，一句话说得我二姐心里甜滋滋的。

阿福不吸烟、不喝酒，但他特别喜欢吃肥肉，用他自己的话说，肥肉比精肉好吃，不用嚼便好下肚。阿福娘子一提起阿福则十

分得意，还夸奖他一顿能吃下一只蹄膀呢！阿福长期以来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晚饭后便上床睡觉了，有时有人问起阿福呢，阿福娘子便笑眯眯地说：“他老早在打呼噜了。”而阿福娘子的生活习惯恰是晚睡晚起，她越到晚上越精神，所以晚上守弄堂大门的任务便很自然地落在了她的肩上。

一般弄堂都有两扇大铁门，其中有一扇门上开着一扇小铁门，可供一人进出。阿福早上起床后先把两扇大铁门打开，以方便行人和车辆进出，晚上由阿福娘子负责关上大铁门，插上门闩还挂上一把碗口般大的铁锁，只开一扇小铁门，然后她就四平八稳地坐在小木屋里，台子上早已放好了两三碟下酒小菜：葱烤河鲫鱼、油氽果肉等，用一只小杯子满满地斟上黄酒，一边盯着小铁门进出的人，一边独自品酒，尝美味。街坊邻居中与阿福娘子聊得来的皮匠老婆以及烟纸店老板娘等人，会走过来陪她说笑，聊山海经。这是阿福娘子一天当中非常快乐的时光。



阿福娘子晚上看弄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到夜里十二点钟准时关小铁门，并上好小铁栓，准时“下班”去睡觉了。虽然晚上何时弄堂关门没有告示，但是大家是知道的，所以居民总是赶在十二点之前回来，否则进不了弄堂倒是很麻烦的事。有一次我爸陪一位外地客户到天蟾舞台看京剧，散场时十点钟，想想还早，便请客户去吃夜点心，边吃边谈，忘记看表了，结果错过了二十四路末班电车，又叫不到三轮车，只好步行，回到弄堂口，

时钟已敲过凌晨一时，阿福娘子早已熄灯，就用力拍打铁门，但里面无人应答，阿福夫妻俩都已进入梦乡。那时又没普及电话，无法与家人联系，怎么办？时值隆冬季节，总不能站在弄堂口等待天亮呀！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爸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不妨敲敲木匠店的门，果然木匠店的老板娘被惊醒，便起身去敲阿福的板壁，原来两家只是一板之隔，这下阿福娘子听见方先生的敲门声了，她披着棉袄，蓬松着头发，双眼半睁半闭地拖着鞋子，走出来开门，我爸再三向阿福娘子道谢，第二天要我妈给她送去两包大前门香烟。

阿福夫妻俩没有生育子女。但是他们并不寂寞，分别饲养了一条狗和一只猫。这条狗一身黄毛，油光光的无一点杂色，尾巴向上翘起，两个耳朵竖得高高的，样子很神气，与阿福形影不离，俨然以主人的卫士而自居。即使阿福在通阴沟，它也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所以阿福特别地宠爱它，肉骨头是一天也不会少的，这条小黄狗到了晚上也是早早地爬到阿福的床上，睡在他的脚后头，它的呼噜声则与阿福的呼噜声打成一片了。阿福娘子养着一只毛色黑白相间、有一对黄澄澄眼睛的小花猫，目光炯炯有神，阿福娘子总是亲昵地称它为“猫咪”。一到晚上它更显得灵活，只要听到有老鼠活动的声音，它就会立即警惕起来，做好捕捉猎物的准备。要不然就像一位美丽的小姐一样，温文尔雅地端坐在阿福娘子的身旁，陪伴她吃“夜酒”。

二房东

“二房东”这个词，在旧社会是经常听到的。凡是做二房东的人首先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实二房东也存在大小之分，所谓大者，他们可以用数十根金条向大房东顶下几幢楼房，而较小的二房东仅顶下一到两幢房子。其中一部分自家住，大部分用于出租，以谋取收益。凡向二房东租房者称为“三房客”。

通常二房东按照地段、环境、房屋结构、朝向、设施、面积等，以及租赁市场行情诸因素，决定月租金或年租金数额，即所谓按质论价，随行就市。二房东，是一个靠房产赚钱的社会群体，有些是专靠出租房产过生活的。我们弄堂里就有好几个二房东。他们有的往往在外面有更好的住宅。但我们楼里的二房东葛先生，他向大房东顶下了一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子，底楼东厢房及客堂间自己住，天井及大门由他们独用。其他房客进出都得



走灶间的后门。其余的房间，如客堂楼、前厢房、后厢房、亭子间及底层的后厢房等出租给三房客。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灶间和一个晒台是公用场地。有的还把底楼的后厢房一隔为二，又出租给两家房客，所以一个公共灶间摆上七八只

煤球炉是不足为奇的。最苦的要算住在亭子间里的人家了。上面是晒台，下面是灶间，一到夏天真是“苦”不堪言，受上下两面煎熬，只得到弄堂的过街楼下或是晒台上去抢占位置，人多场地狭窄，拥挤情景可想而知。

二房东葛先生因在外面讨了小老婆，他本人不住在此。所以事实上的二房东是葛师母。葛师母是地道的宁波人，大脸形，一双三角眼，笑起来眯成一条线，初看起来不易接近，但她心地比较善良，性格直率，有啥说啥。葛先生与葛师母站在一起显得比较矮小，很不相配，面孔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似温文儒雅，却计谋多端。作为二房东的葛师母，在这幢房里颇有居高临下之势。首先，所有三房客都必须按时缴纳房租，否则她会上门索讨。每遇到市面上物价上涨，她还要提出涨房租。她用收来的房租享受优裕的生活，不仅雇用一位小大姐服侍她，邻居还常常看到她独自一人叫一部三轮车去南京路“协大祥”买高级衣料，“小花园”买绣花鞋子等。除此之外，逢年过节，房客还要给她送礼，谁家办喜事或是办满月酒，她当然也是座上宾。遇到这种时候，她会主动出借客堂来让他们摆酒席。同时把天井的两扇大门打开，好把新娘子从正门迎进来。如果谁家老人或是小孩子生病，她也会热心相助，帮忙出主意。说句公道话，这个房东太太人缘还是不错的。

葛师母有个独生女儿，叫芷芝，佣人叫她芷小姐。邻居都叫她芝芝。她从小喜欢读书，高中时就住校了。芝芝长得比她妈妈俊俏多了，一头乌黑的秀发垂肩，自然卷曲，有一股青春的亮丽。她凭着家庭生活条件的优越常会“发嗲”，这不吃，那不吃。所以每到星期日，她要从学校回家，这时就是葛师母最忙碌的时候。为了这个宝贝女儿，她经常挖空心思变花样地烧这样，煮那样。像田螺塞肉呀、面拖蟹呀，还有田鸡炒毛豆等等。烧起来的油香、鲜香，一直飘荡到弄堂口。

芝芝有个专用的红木摇椅，夏天放暑假，看她经常拖着一双绣花拖鞋，坐在摇椅上——边看小说，一边嘴里不停地吃零食。她最喜爱吃的要算当时还很稀奇的“白雪公主紫雪糕”了，这令同龄人羡慕不已，垂涎三尺。我小时候看见芝芝阿姐偶尔离开这把摇椅，就赶紧坐上去摇一摇，过把瘾。但是话要讲回来，芝芝读书倒是很用功的，算得上高材生，后来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再说葛师母虽然每天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她也苦不堪言。她最大的心病就是丈夫在外讨了小老婆，一年当中回不了几次家。所以她平时出去疯狂购物，也是发泄怨气的一种方式。她常对别人说，钞票不用白不用，剩下老公拿去给小老婆用。邻居们白天看她有说有笑，但是每到夜晚，她就寂寞难当。在没有月光的晚上，一个人睡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觉得阴森森的。每当月圆的时候，月光如流水，静静地倾泻在天井里，隔着窗纱照在她的床前，她会突然地坐起来，想她的老公，恨她的老公。特别是中秋夜和大年夜，在那万家团圆喜庆的日子，她虽然也烧了很丰盛的小菜，但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拿起筷子都会潸然泪下。显然这是在想念与怨恨一个人，这个人当然是葛先生了。可能是因为长期心情抑郁，后来葛师母患了癌症，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接下来的二房东由葛先生亲自担任了。有一天，他忽然来到我家，神气活现地向我爸提出：要他拿出三根金条顶下我们住的这间房子，缘由可能是因为前一年他看到我二哥结婚很有排场，心里便琢磨着我爸手上一定有些钞票的，所以想趁机捞一把。我爸是个要面子的人，为了把儿子的婚礼办得体面些，几乎用完了家中全部积蓄。现在二房东要敲他的竹杠，使他备感焦虑，坐立不安。尤其是葛先生一反常态，耍出一副流氓腔。他还扬言，要么搬场，要么顶下来，否则要当心“红眉毛，绿眼睛”。我爸本来就是胆小怕事的人，经他这么一折腾，竟吓出一身冷汗来。在进退两难时，倒

是我妈有主意。她说：“你先别着急，我们赶快请阿宝大娘舅来商量商量，说不定他有退兵之策。”大娘舅是生意场上很能周旋的人物。那天二房东葛先生如约来到我家，主客寒暄之后，只听见楼下一阵笑声伴随着打招呼声。大娘舅一身西装革履，神采飞扬地走进来。二房东葛先生一看此人气度不凡，在交谈中收敛了许多。经过几个回合，大娘舅指出：你是二房东，这房子是从大房东那里顶过来的，仅有出租权，收取房租费，但你却无权将房子再顶给三房客。葛先生自知理亏，只得说出底细，称大房东已逃到台湾去了。此时大娘舅也给他留点面子，不再揭穿他浑水摸鱼的阴谋诡计，至此葛先生不敢再向我爸提起顶房子的事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上海解放后，葛先生和所有的二房东一样向人民政府交出了房子。每家都领到一本房票簿，上面写明了月租金，并注有面积、结构、所居位置以及附属设备等内容。每个街道都设立房屋管理所，负责维修房屋以及上下水道、煤气、电灯等民用设施，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康。